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三百七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蔡　鎮

謄錄監生臣王　鍔

册府元龜卷三百七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忠第四

後周楊懃仕魏孝莊時為伏波將軍給事中元顥入雒帝往晉陽就爾朱榮詔懃率其宗人收船至馬渚懃未至帝已北度太行懃遂匿所收不以資敵及爾朱榮奉命南討至馬渚懃乃具船以濟王師

楊寛仕魏為通直散騎常侍元顥自梁入雒孝莊出居河内寛與太宰元天穆俱謁孝莊於太行拜散騎常侍安東將軍仍為都督從平河内進圍北中時梁將陳慶之為顥兵守北門天穆駐馬圍外遣寛至城下説慶之寛先自稱姓名然後與語備陳利害勸令早降慶之不答久之乃曰賢兄撫軍在此頗欲相見否寛答曰僕兄既力屈凶威跡淪逆黨人臣之理何煩相見向所以先申姓名者豈不知兄在彼乎直以信不見疑忠為令德

耳僕之昆季幸不待言但當議良圖自求多福天穆間
之謂左右曰楊寬大異人何至不惜形便如此自是彌
敬重之孝莊反正拜中軍將軍爾朱榮被誅其從弟世
隆等擁部曲燒城門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寬鎮北將
軍使持節大都督隨機扞禦世隆謂寬曰豈忌大宰相
知之深也寬答曰大宰見愛以禮人臣之交耳今日之
事事君常節世隆北走寬追至河內俄而爾朱兆陷雒
陽囚執孝莊帝寬還雒不可遂自成皐奔梁至建業間

孝莊帝遇弑寛發哀盡誠梁武義之待之甚厚尋禮送還朝

獨孤信仕後魏荆州刺史為東魏高敖曹侯景所逼南奔於梁居三載梁武帝方許信還北信父母既在山東梁武帝問信所往荅以事君無二梁武深義之還魏為武衛將軍孝武帝雅相委任及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信單騎及之於瀍澗孝武歎曰武衛遂能辭父母捐妻子遠來從我世亂識忠良豈虛言哉即賜御馬一匹進爵浮陽

公後為秦州刺史有自東魏来者告其父母凶問乃發喪行服

裴俠魏孝武時為右中郎將及帝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在東郡滎陽鄭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既食人禄寧以妻子易圖也遂從入關

令狐整仕魏孝武時為瓜州刺史東陽王元榮主簿盪寇將軍及鄧彥竊據瓜州拒不受代整與開府張穆等

密懸使者申徽執彦送京師周文帝嘉其忠節表為都督瓜州城人張保殺刺史成慶與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搆逆規據河西晉昌人吕興等復害郡守郭肆以郡應保整令所親說保令任整為將茂不濟矣保納其計且以整父兄等並在城中弗之疑也遂令整行整至玉門郡召集豪傑說保罪逆馳還襲之先定晉昌斬吕興進軍擊保州人素服整威名並棄保來附保遂奔吐谷渾衆議推整為刺史整曰本以張保肆逆殺害無辜闔州之人

俱陷不義今者同心務在除凶若共相推薦俊恐效尤致禍於是乃推波斯使主張道義行州事具以狀聞詔以申漱為刺史徵整赴闕授壽昌郡守封襄武縣男文帝謂整曰卿早建殊勲今官位未足酬賞方當與卿共平天下同取富貴遂立為瓜州義首整以國難未寧常願舉宗効力遂率鄉親二千餘人入朝隨軍征討文帝嘗謂整曰卿遠祖立忠而去卿今立忠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者也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為王莽所屈其子避地河右故帝稱之

裴寛西魏大統中為征虜將軍與東魏將彭樂恂戰於新城因傷被擒至河陰見齊文襄寛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謂寛曰卿三河冠蓋材識如此必使卿富貴關中貧校何足可依勿懐異圖也因解鎖付館加厚禮遇寛乃裁所卧氊夜縋而出因得逭還見於太祖太祖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鋭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寛為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古之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授帥都督

李廣為大將軍沌口之役華皎軍敗為吳明徹所擒將降之廣辭色不屈遂被害

高琳為衛將軍除正平郡守加大都督時齊將東方老来寇琳擊之老中數鎗乃退謂其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後乃密使人勸琳東歸琳斬其使以聞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

蔡祐字承先為平東將軍從太祖戰於河橋下馬步鬬手殺數人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之曰丞相養我

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為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
殺傷甚衆敵以其無繼遂圍之十餘重謂祐曰觀君似
是勇士但弛甲来降豈慮無富貴耶祐罵之曰死卒吾
今日取汝頭自當封公豈假賊之官號也戰數合敵乃
稍却祐徐引退
李穆為并州總管以功授都督河橋之戰太祖所乘馬
中流矢驚逸太祖墜於地軍中大擾敵人追及之左右
皆奔散穆乃以策擊太祖因罵曰爾曹主何在爾獨住

此敵人不疑是貴人遂捨之而過穆以馬授太祖遂得俱免是日微穆太祖已不濟矣自是恩眄更隆太祖美其忠節乃歎曰人之所貴惟身命耳李穆遂能輕身命之重濟孤之難雖復加之以爵位賞之以玉帛未足為報也

竇熾為柱國大將軍明帝以熾前朝舊臣勲望兼重欲獨為造第熾辭以天下未平干戈未偃不宜輙發徒役明帝不許後為雍州牧權行雍州鎮事後入朝屬隋文

帝初為相國百官皆勸進熾自以累代受恩遂不肯署

牋時人髙其節

柳檜為撫軍將軍魏興華陽二郡守安康人黄衆寶等

圍檜郡力屈城陷為賊所獲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

檜置城下欲令誘說城中檜乃大呼曰羣賊烏合糧食

已罄行即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

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河中

人皆為之流涕衆寶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方收檜屍

還長安贈東梁州刺史

杜叔毗為車騎大將軍從衛國公直南討軍敗為陳人所擒陜人將降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害

王思政為驃騎將軍常以勤王為務不營資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况大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右拔而棄之

思政守頴川東魏太尉高岳等率兵来攻齊文襄更益岳兵堰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湧溢不可防止懸釜而

炊糧力俱竭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一萬来攻自至堰下督勵士卒水壯城北面遂摧水便滿溢無措足之地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土山謂之曰吾受國重任本望平難立功精誠無感遂辱王命今力屈道窮計無所出當効死以謝朝恩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刎先是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将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将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甞語訓等但将我

頭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言公豈不哀城中士卒也固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常侍趙彦深就土山執手申意引見文襄辭氣慷慨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

楊敷字文衍為驃騎大將軍汾州刺史戰敗為齊將段孝先所擒齊人方欲任用之敷不為之屈遂以憂憤卒於鄴

尉遲綱為前將軍太祖與東魏戰於邙山大軍不利人

心離散綱勵將士盡心翊衛
王軌為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高祖遣宣帝征吐谷渾軌與宇文孝伯從時宮尹鄭譯王端等並得幸於宣帝宣帝在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於高祖高祖大怒乃撻帝除譯等名仍加捶楚宣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内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為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白高祖曰皇太子仁孝無聞又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

臣暗昧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弼比每對臣深以此事為慮高祖召弼問之弼乃跪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既退軌誚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為言事有蹉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盡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其後軌內宴上壽又捋高

祖顏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高祖深以為然但
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能用其說宣帝
即位追鄭譯等復為近侍軌自知及於禍謂所親曰吾
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
帶淮南隣接彊寇欲為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
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於嗣
主便欲背德於先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為佗計㫖千
載之後知吾此心大成元年帝令內史杜虔信就徐州

殺軌

尉遲迥為相州總管隋文帝輔政以迥位望宿重懼為異圖乃令迥子魏安郡公惇齎詔書以會葬徵迥尋以鄖國公韋孝寬代之為總管迥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簒奪遂謀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又使候正破六汗裒詣迥諭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為之備迥聞之殺長史及裒乃集文武士庶登城北樓而令之曰楊堅以凡庸之才藉后父之勢挾幼主而令天下威福

自巳賞罰無章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居將相與國舅甥同休共戚義猶一體先帝處吾於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安國庇人進可以享榮名退可以終臣節卿等以為何如於是衆咸從命莫不感激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置官司於時趙王昭巳入朝留少子在國迥又奉以號令迥弟子勤時為青州總管亦從迥迥所管相衛黎毛洺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膠光莒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滎州刺史邵國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恵東楚

州刺史費也利進東潼州刺史曹孝達各據州以應迴迴又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人許割江淮之地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迴即以韋孝寬為元帥魏安郡公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寬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隋文帝又遣高熲馳驛督戰惇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小却欲待孝寬軍半度擊之孝寬因其小却鳴鼓齊進惇大敗孝寬乘勝進至鄴迴與子惇祐等又悉其卒十三萬陣於城南迴别統萬人皆緑巾錦襖號曰黄

龍兵勤率衆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到迴舊習
軍旅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千兵皆關中人為之力
戰孝寛等軍失利而却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熲與李
詢乃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迴衆大敗遂入鄴
迴走保北城孝寛縱兵圍之李詢賀樓子幹以其屬先
登迴上樓射殺數人乃自殺子惇等東走并追獲之餘
衆月餘皆斬之迴自起兵至敗凡六十八日唐武德中
迴從孫庫部員外郎耆福上表請改葬朝廷以迴忠於

周室有詔許之

崔弘度為大將軍尉遲迥反弘度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所當無不披靡弘度妹先適尉遲迥子惇為妻及破鄴城迥窘迫登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迥將射弘度弘度乃謂迥曰今日各圖國事不暇得顧私事既如此早為身計何所待也迥置弓於地罵大丞相極口自殺弘度顧弟弘昇使取迥頭進位上柱國時行軍總管例封國公以弘度不即殺迥縱至惡言繇是降爵一等

為武鄉郡公

司馬消難為交州總管隋文帝輔政消難既聞蜀公迥不受代遂欲與迥合勢亦舉兵應之以開府田廣等為心腹敎總管長史侯莫陳杲邔州刺史蔡澤等四十餘人所管邔隋溫應士順沔環岳九州魯山甑山沔陽應城平靖武陽上明湞水八鎮並從之使其子泳質於陳以求援隋文帝命襄州總管王誼為元帥發荆襄兵以討之八月消難聞誼軍將至夜率其麾下歸於陳

王謙為益州總督時隋文帝秉政謙令司録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勢謙世受國恩將圖興復遂舉兵署置官司所管益潼新始龍邛青瀘戎寧汶陵遂合楚資眉普十八州及嘉渝臨渠蓬隆通興武庸十州之人多從之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惎勸謙據險觀變隆州刺史阿史那瓌為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鋭直至散關蜀人知有勤王之節必當各思効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劍南發兵

自衛此下策也謙叅用其中下之策謙遣兵鎮始州隋文即以梁睿為行軍元帥便發利鳳文秦成諸州兵討之達奚惎乙弗虔等衆十萬攻利州聞睿至衆潰睿乘其弊縱兵深入惎虔密使詣睿請為内應以贖罪謙不知之並令守成都謙先無籌畧承藉父勲遂居重任初謀舉兵咸以地有江山之險進可以立功退可以自守且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惶懼乃自率衆逆戰又以惎虔之子為左右軍行數十里軍皆叛乃以二十

騎奔新都縣令王寶斬之傳首京師惎虔以成都降隋文以其首諜斬之阿史那瓌亦誅

隋庫狄士文初仕齊為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迎周師惟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隋州刺史

髙熲仕周為下大夫拜開府髙祖輔政為相府司録尉遲迥起兵髙祖命熲為監軍熲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歔欷就路

周羅睺初仕陳為使持節都督南川諸軍事至德中江州司馬吳世興密奏羅睺甚得人心擁衆領表意在難測陳主惑焉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勸其反羅睺拒絶之

李崇為幽州總管開皇中突厥大為寇掠崇率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于砂城突厥圍之城本荒廢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賊營復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為其備夜中結陣

以待之崇軍苦饑出輒遇敵死亡畧盡遲明奔還者尚

且百許人然多重傷不堪更戰突厥意降之遣謂崇曰

若来降者封為特勤崇知必不免命其士卒曰崇喪師

徒罪當萬死今日効命以謝國家待看吾死且可降賊

方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賊

復殺二人賊亂射之遂卒於陣

堯君素大業末為鷹揚郎將從驍衛大将軍屈突通拒

唐高祖義兵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膽畧

署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攻之不尅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噎通亦泣下霑襟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蚤降以取富貴君素荅曰公當爪牙之寄為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隆替懸之於公奈何不思報効以至於此更為人作說客邪且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我今力

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為木鵞置表於頸具論時勢浮之黃河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於是承制拜君素為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苦之監門直閤龎王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為陳利害唐高祖乃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之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絃而

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然要在守死不易每言及國家
未嘗不歔欷嘗謂將士曰吾是籓邸舊臣累蒙奬擢至
於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
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也時
百姓苦隋日久及逢義舉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於
統領下不能叛歲餘頗得外口城中微知江都傾覆又
糧食乏絶人不聊生男女相食衆心離駭月餘君素為
左右所害

張季珣少慷慨有志大業末為鷹揚郎將其軍據箕山為固與雒口連接及李密翟讓攻陷倉城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連年不能克時密衆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絶所領不過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經三年資用盡樵蘇無所得撤屋而爨人皆穴處季珣撫之一無離叛糧盡士卒羸病不能拒戰遂為所陷季珣曰吾雖為敗軍之將猶是天子爪牙之臣何容拜賊也密壯而釋之

來護兒為右翊衛大將軍伐高麗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玄感反進攻雒陽護兒聞之召裨將周法尚等議旋軍討逆法尚等咸以無勑不宜擅還再三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雒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專擅在吾當不關諸人也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令子弘及整馳驛奏聞帝見弘等甚悅曰汝父擅赴國難乃誠臣也授弘通議大夫整公路府鷹揚郎將乃降璽書於護兒曰公旋師之時是朕

勅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梟此元惡期在不遥勒
名太常非公而誰也於是護兒與宇文述破玄感於閿
鄉斬平之
唐屈突通初仕隋大業中為左驍衛大將軍時秦隴盜
賊蜂起以通為關内討捕大使及煬帝幸江都令通鎮
長安義兵起代王遣通進屯河東既而義師至河東大
破通將桑顯和於飲馬泉永豐倉又為義師所尅通大
懼留鷹揚郎將堯君素守河東將自武關趨藍田以赴

長安軍至潼關為劉文靜所遏不得進相持月餘通又令顯和夜襲文靜詰朝大戰義軍不利顯和縱兵破二柵唯文靜一柵獨在顯和兵復入柵而戰者往復數焉文靜為流矢所中義軍氣奪垂至於敗顯和以兵疲傳飧而食文靜因得分兵以實二柵又有遊軍數百騎自南山来擊其背三柵之兵復大呼而出表裏齊奮顯和軍潰僅以身免悉虜其衆通勢彌蹙或説通歸降通泣曰吾蒙國重恩歷事兩主受人厚禄安可逃難有死而已

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耳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以此懷之髙祖遣其家僮召之通遂命斬之通聞京師平家屬盡没乃留顯和鎮潼關率兵東下將如雒陽通進路而顯和降於劉文静遣副將竇琮段志玄等率精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陣以自固竇琮得通子壽令往諭之通大呼曰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矣汝並關西人欲何所去衆皆釋伏通知不免乃下馬東南

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天地神祇實所鑒察遂擒通送於長安髙祖謂曰何相見晚邪通泣對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為本朝之辱以愧相見髙祖曰隋室忠臣也命釋之

李藝初仕隋為武賁郎將煬帝令督運於北平大業末自稱幽州總管宇文化及至山東遣使呼藝藝斬其使者而為煬帝發喪

劉世讓為安定道行軍總管率兵拒薛舉戰敗世讓及

弟寶俱為舉軍所獲舉將至城下令給説城中曰大軍五道已趨長安宜開門蚤降世讓偽許之因告城中曰賊兵多少極於此矣宜善自固以圖安全舉重其執節竟不之害太宗屯高墌世讓潛遣寶逃歸言賊中虛實高祖嘉之賜其家帛千足及賊平得歸授彭州刺史尋領陝東道行軍總管與永安王孝基擊呂崇茂於夏縣諸軍敗績世讓與唐儉俱為賊所獲獄中聞獨孤懷恩有逆謀逃還以告高祖時高祖方濟河將幸懷恩之營

間難驚曰劉世讓之至豈非天哉因勞之曰卿往陷薛舉遣弟潛效款誠今復冒危告難是皆愛國忘身也尋封弘農郡公賜莊一區錢百萬累轉并州總管統兵屯於鴈門突厥處羅可汗與高開道范君璋合衆攻之甚急鴻臚卿鄭元璹先使在蕃可汗令元璹來說之世讓厲聲曰大丈夫奈何為夷狄作說客邪經月餘虜乃退及元璹還述世讓忠勇高祖下制褒美之賜以良馬

劉感武德初以驃騎將軍鎮涇州薛仁杲率衆圍之感

嬰城拒守垂陷者數矣長平王叔良援兵至仁杲解圍而去感與叔良出戰為賊所擒仁杲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徒守孤城何益也宜蚤出降以全家室感許之及至城下大呼曰逆賊大饑亡在朝夕秦王率軍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各宜自勉以全忠節仁杲大怒執感於城邊埋脚馳騎射殺之至死聲色愈厲賊平高祖購得其尸祭以少牢贈瀛州刺史封平原郡公謚曰忠壯

王行敏為屯衛將軍武德三年為潞州刺史進攻竇建德之師於武陟其後督兵狥燕趙會劉黒闥来攻行敏自歴亭出兵拒戰擊賊破之既而憩於野不設備賊知而掩之左右皆遁因為闥所擒竟不拜闥斬之臨死西向言曰行敏大唐忠臣願陛下知之髙祖聞而痛惜焉

左難當宣州人也武德中為柱國歙池徽三州總管及輔公祏反遣使誘之難當斬其使者以聞仍率兵據赤石城公祏怒發衆數萬攻之不尅而還及公祏平髙祖

嘉其忠效拜宣州都督進位上柱國封戴國公食邑三千户

盛彦師為宋州總管徐圓朗反彦師為安撫大使因戰沒於賊圓朗令彦師作書誘其弟令舉城降巳彦師為書曰吾奉使無狀被賊所擒為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宜善侍老母勿以吾為念圓朗初色動而彦師自若圓朗乃笑曰盛將軍乃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

姜寶誼武德二年為右武衛大將軍與尚書右僕射裴

寂拒宋金剛于汾州戰始合寂棄軍而走兵遂大潰寶誼為賊所擒高祖初聞其沒也泣曰寶誼烈士必不生降賜其家物千段米三百石寶誼後謀背賊事洩遇害臨死西向大言曰臣無狀負陛下屠潰是所甘心但敗軍喪師九泉所恨及賊退高祖遣使迎其柩謚曰剛

張善相為伊州總管武德二年王世充攻伊州善相被圍糧盡援兵不至城中餓死者日數百人善相自知必敗謂僚吏曰善相荷國厚恩要當效命諸公無同為死

當斬吾頭以歸世充衆皆泣曰寧與公同死終不獨生尋西城陷賊執善相送於世充善相辭色不撓世充怒令斬之善相罵世充極口而死高祖聞而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吾也封其子為襄城郡公

羅士信武德五年為新安道行軍總管守雒水城為劉黒闥所擒黒闥聞其勇意欲活之士信辭色不屈因斬之高祖聞而傷惜購得其屍而葬之

契苾何力鐵勒特勒子也特勒死貞觀初隨其母率衆

内附太宗置其部落於甘涼之境何力至京授左領軍將軍十四年為葱山道副大總管討平高昌時何力母姑臧夫人及母弟賀蘭州都督沙門並在涼府何力歸省其母兼撫巡部落時薛延陁彊盛契苾部落皆願從之乃脅其母弟使從何力至閒而大驚曰主上於汝有厚恩任我又重何忍而圖叛逆諸首領皆曰可敦及都督巳去何故不行何力曰忠孝不並我弟沙門足得侍養我終不能去也於是衆共執何力至延陁致於可汗

牙前何力箕踞而坐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願炤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可奪也可汗怒欲殺之爲其妻所扞而止會有使自延陁至具言其狀太宗遽令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入延陁許降公主以和何力繇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

龎孝泰爲左驍衛將軍高宗遣將征高麗孝泰爲沃沮道總管時孝泰率嶺南水戰之士軍於蛇水之上高麗葢蘇文盆兵擊之孝泰大敗或勸突圍就劉伯英曹繼

叔之營孝泰曰我伏事國家兩代過蒙恩遇高麗不滅吾必不還伯英等何必救我又我將鄉里子弟五千餘人今並死盡豈一身自求生邪賊內薄攻之死者纍萬箭如蝟毛遂與其子一十三人皆死之

杜孝昇為扶州臨河鎮將儀鳳二年吐蕃寇臨河孝昇登外城樓以拒賊力屈為賊所執令孝昇送書與松州都督武君𡩋以邀其降孝昇不從又虜其妻子為質孝昇身遭六創竟不從俄而賊衆捨孝昇而退孝昇又率

萬衆拒守詔授孝昪游擊將軍以旌其忠烈仍賜物二
百段孝昪俄以創甚去職詔令給祿終身
成三郎為左豹韜衛長上果毅李孝逸之討徐敬業以
為前鋒軍至高郵為賊所陷擒送江都賊黨唐之奇詐
告其徒曰此是賊帥李孝逸也將斬之三郎大呼曰我
是果毅成三郎不是將軍李孝逸官軍已至四面合圍
我死妻子受榮你死家口配沒終不及我賊遂害之
許欽明萬歲通天元年為夔州都督府長史兼龍山軍

討擊副使軍次崇州與契丹戰敗被擒賊將圍安東令欽明邀屬城未下者安東都護裴玄理時在城中欽明謂之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謹守勵兵以全忠節賊大怒遂害之帝聞而下制褒美贈蘄州刺史又授其子輔乾左監門衛中候令迎其喪柩以還改葬

薛訥大將軍仁貴子也則天時突厥入寇河北則天以訥將門子使攝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畧使臨行於同明殿召見與語訥因奏曰醜虜憑陵以廬陵王為辭今

雖有異儲外議猶恐未定若此命不易則狂賊自然款服則天深然其言

程千里為右金吾衛大將軍安祿山反以千里宿將詔往河東除上黨郡長史守上黨賊將蔡希德數圍逼上黨希德數以輕騎挑戰千里開城門獨將麾下百餘騎逐希德欲生得之度橫橋橋壞墜坑中為賊所執仰首告將士曰非戰之過天命不祐遂至於此公等為吾報城中將士善守之城不可下遂被執送東京見安慶緒

慶緒捨之

劉客奴幽州昌平人為平盧軍游奕使其性忠謹為軍人所信天寶末范陽平盧河東等三節度安禄山反詔以安西節度封常清為范陽節度以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為平盧節度以太原尹王承業為河東節度安禄山既僭位於東都遣腹心韓朝陽等招誘知誨知誨遂受逆命誘殺安東副使護保定軍使馬靈詧以自立功禄山遂偽署知誨為平盧節度使客奴與平盧諸將同

謀襲殺知誨仍遣使與安東將軍王立志遥相應援馳以奏聞

杜鴻漸爲朔方留後節度副使天寶末肅宗北幸至平涼未知所適鴻漸與六城水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度支判官盧簡關内鹽池判官李涵謀曰今祿山亂常二京陷沒主上南幸於巴蜀皇太子理兵於平涼然平涼散地非聚兵之處必欲制勝非朔方不可若奉迎殿下旬日之間西収河隴迴紇方彊與國通好北徵勁

騎南集諸城大兵一舉可復二京雪社稷之恥上報明主下安蒼生亦臣子之用心國家之大計也鴻漸即日草箋具陳兵馬招集之勢錄軍資器械倉儲軍物之數令李涵齎赴平涼肅宗大悅鴻漸知肅宗發平涼於北界白草頓迎謁因勞諸使及兵士進言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之處今迴紇請和吐蕃內附天下郡邑人皆堅守以待制命其中雖為賊所據亦望不日收復殿下整理軍戎長驅一舉則逆胡不足滅也肅宗然之

李栖筠為封常清安西行軍司馬玄宗幸蜀肅宗興復於靈武徵兵於安西栖筠以精卒七千人赴行在所栖筠感以臣子大義士皆有忘家死難之志尅復兩京遷殿中侍御史

李嗣業為安西高仙芝將以功授驃騎左金吾大將軍及祿山反兩京陷肅宗在靈武詔追嗣業赴行在嗣業自安西統衆萬里至鳳翔謁見帝是時方欲大舉收復二京帝曰今日得卿勝數萬衆事之濟否實任卿也

馬璘為左金吾衛將軍戍安西至德初聞王室多難乃統甲士三千自二庭赴於鳳翔肅宗奇之委以東討陣陜郊戰河陽皆有殊效

張子卿為關中節度使王思禮將至德二年與將士四千餘人割耳為盟請為父子軍為國討賊

張元軌為特進至德二年與將軍焦知廣副將衛如璧及所領武士五百人相與盟咸截左耳誓雪國讎

令狐彰初為安祿山將史思明偽署滑州刺史令統兵

戍滑臺彰感激忠義思立名節乃潛謀歸順會中官楊萬定監滑州軍彰遂募勇士善於水者乘夜涉河達表萬定請以所管兵馬及州縣歸順因萬定以聞自祿山搆逆為賊首者未有舉州向化肅宗得彰表大悅賜書慰勞尋為思明將所攻兵敗潰圍而出隨萬定入朝肅宗深獎之尋拜滑亳魏博六州節度使大歷中西戎犯邊徵兵防秋彰遣屬吏部統營伍自滑至京西向二千餘里甲士三千人率自齎糧所過州縣路次供擬皆讓

而不受經閭里不犯秋毫年八十卒臨終手疏辭表誡子以忠孝守節表曰臣男建等性不為非行亦近道令勑賜東都私第使他年為臣報國下慰幽魂臨殁昏亂伏枕哀咽帝覽表嗟悼久之

張孝忠肅宗上元中為李寶臣易州刺史及寶臣死其子惟岳阻兵不受徵朝詔幽州節度使朱滔討之滔以孝忠宿將慮軍輿則撓其境乃使判官蔡雄説孝忠孝忠然之與滔合兵攻惟岳後王武俊斬惟岳首以獻定

州刺史楊正義以州降遂有易定之地時既誅惟岳分四州各置觀察使武俊得鎮州康日知得深趙二州孝忠得易州以成德軍額在鎮州孝忠既降正義朝廷乃於定州置義武軍以孝忠檢校工部尚書為義武軍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等使及朱滔田悦等相扇反逆競以利啗邀之為亂孝忠孤軍四面受敵修浚壕壘感勵士卒竟不為羣兇熒惑

郭子儀為天下兵馬副元帥中官魚朝恩害子儀之功

因事媒孽之尋召還京師以李光弼代子儀之任子儀雖失兵柄乃心王室以禍難未平不遑寢息後復為副元帥出鎮絳州将行肅宗大漸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将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乃引至卧内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而出子儀事上忠誠臨下寛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處必能得士衆心前後遭罹倖臣程元振魚朝恩等譖毁百端時方握彊兵或臨戎敵詔命徵之未嘗不即日而抵召故讒不能

行代宗幸陜時令以數十騎覘賊及在涇陽又陷於胡騎重圍之中皆以身自許國未嘗以危亡廻顧亦遇天幸竟免患難

劉昌初為宋州牙門將大厯中李靈曜據汴州反刺史李僧恵將受靈曜牽制昌密遣僧神表潛説僧恵召昌問計昌泣陳其逆順僧恵感之仍使神表齎表詣闕請討靈曜遂翦靈曜左翼汴州遂平

薛平父嵩大厯中為昭義節度平年十二為磁州刺史

嵩率軍吏欲用河北故事脅平知留後而平偽許之讓於伯父嵩一夕以喪歸及免喪累授右衛將軍

張伾建中初以澤潞將守洺州田悅攻之伾度兵不出戰賊不能得累月攻益急士死傷多食且盡救兵未至伾知事不濟無以勸士乃悉召將卒命其女出拜之謂曰將士辛苦守戰伾之家無尺寸物與公等為賞獨有此女幸未嫁人情願出賣之為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大哭曰今日為將軍出死命戰且守日夜不解會馬燧以

太原之師至與衆軍合擊悅於城下大敗之伾乗勢出戰士以一當百圍解以功累遷泗州刺史

馬燧為河東節度魏博招討使討田悅建中三年前殿中丞李雲端與其黨袁封單超俊李誠信冀英信等以京師苦旱乃又借商戶錢人心大擾乃扇飛語云鳳翔留鎮幽州兵多逃南山為羣盜以揺人心將作亂雲端等與燧子暢善乃令其黨温靖齎暢書與燧陳利害令旋師燧執靖奏其狀令兄炫引暢請罪帝以暢大臣子方

委燧以靖難不竟其事敕炫就第杖三十遣捕雲端鞫於禁中十一人皆處死

馮河清初隷涇原節度兵馬使建中四年節度使姚令言奉詔率兵赴闗東以河清知兵馬留後判官殿中侍御史姚況知州事及令言至京師所統兵叛帝幸奉天河清與況聞之乃集三軍大哭因以激勵將吏誓敦忠節衆頗義之即時發甲仗器械車百餘輛連夜送行在所時駕初遷幸六軍雖集倉皇之際都無戎器及涇州

甲仗至軍士大振特詔褒其誠效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姚況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俄又加河清檢校工部尚書賊朱泚及姚令言累遣間諜招誘河清輙拘而戮馬及駕幸梁州其將田希鑒潛通泚使結兇黨害河清尋贈尚書右僕射葬事官給

李澄建中初為永平軍節度李勉裨將移理汴州乃奏澄為滑州刺史四年冬李希烈陷汴州勉奔歸行在澄遂以城降希烈偽署尚書令兼滑州永平軍節度使興

元元年春澄密令親信人盧融間道齎表達於奉天帝嘉之乃以帛詔藏於蠟丸中加澄刑部尚書兼汴州刺史汴滑節度觀察使澄祕而未宣乃集州兵嚴加訓習希烈頗疑之乃令養子六百人戍之且虞其變也及希烈若攻寧陵邀澄赴援澄率其衆至石柱潛令縱火焚營而偽遁誘六百人因驚行剽而加其罪果大俘掠悉令斬之以告希烈希烈不能詰焉無何希烈遣其將翟崇暉等寇陳州久之未復是歲十月澄以汴州兵寡度

希烈不能制已會中使薛盈珍持節且至加澄檢校兵部尚書封武威郡王澄乃乗勢力焚賊旌節誓衆歸國希烈既失澄又聞崇暉大敗繇是奔歸蔡州澄遂率衆將復汴州屯於城北門怯懼不敢進及宣武軍節度使劉洽師至城東門賊將田懐珎開關以納之翌日澄方自北門入洽已據子城澄乃舍於浚儀縣兩軍將士日有忿競澄不自安會鄭州賊將孫液送欵於澄澄遣其子清赴之先是河陽軍節度使李艽遣其將雍希顥攻

鄭州顒所過縱掠液拒之尢固及清至遂納之顒急攻液清以衆助之殺登城者數十人顒方引退又焚陽武而歸澄乃出赴鄭州朝廷特授清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更名克寧貞元元年三月就加澄檢校右僕射義成軍鄭滑許等州節度使
李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李希烈既破梁崇義擁兵襄州遂有其地朝廷慮不受命欲以禁兵送承承請單騎徑行至則希烈處承於外館迫脅萬態承恬然自安誓

死王事希烈不能屈遂剽虜閭境所有而去

嚴震為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及朱泚竊據京城李懷光頓軍咸陽又與之連結泚令腹心穆庭光宋瑗等齎帛書誘結震震集衆斬庭光等仍發兵出界至盩厔以東守禦賊竟不能為害車駕入駱谷且無驚擾

楊惠元為神策京西兵馬使以兵屬李懷光建中四年冬自河朔同赴國難解奉天之圍明年二月懷光既圖叛逆惠元義不受汙脫身奔竄至奉天為懷光追騎所

害

朱忠亮初仕薛嵩為將鎮普閏縣掌屯田朱泚之亂以麾下四十騎奔赴奉天德宗嘉之

李觀為右龍武將軍建中末涇師叛觀適番上即領兵千餘人扈從奉天詔都巡警訓練諸軍戍卒三數日間加召二千餘衆列之通衢整肅鼙鼓城內因之增氣德宗倚賴之及李懷光叛駕出奉天幸山南觀與令狐建李昇韋清等咸執羈靮周旋艱險皆著功勞

張韶為李懷光兵馬使建中末懷光為朔方節度使擊田悅於魏州閶德宗行幸晝夜奔難先數日遣韶奉奏韶至城下遇朱泚驅百姓填塹韶在衆中伺羣盜稍怠乃呼曰我李懷光使也守陴者初未信詰曰懷光使何與賊戮力韶曰不如是何繇至此乃縱而上之得懷光表尅期至城下詔令舁韶徇四隅歡聲動地賊徒疑懼聞懷光軍至醴泉遂解圍走投京城

薛伾為汾陽王郭子儀麾下諸將建中末從左僕射李

捴使西番朱泚之難昆夷赴義伍馳騎鄉導至於武功擢授左威衛將軍

賈耽建中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德宗幸梁州耽使行軍司馬樊澤奉表陳事既復命方大宴會有急牒至言澤代耽為節度而召耽為工部尚書耽以狀内懐中宴飲不改及罷乃告澤曰詔以行軍為節度使耽今即發因告將吏謁澤太府張獻甫白耽曰天子巡幸尚書使行軍奉表起居而行軍自謀節度僭奪尚書土地此

可謂事人不忠矣軍中皆不服請救之耽曰公是何言
天子有命即為節度矣耽今赴行在便與公偕行即日
上道以獻甫自隨軍中乃安
李抱真建中末為昭義軍節度使與李懷光等同討田
悦時悦窘蹙朱滔王武俊皆反聯兵救悦抱真與馬燧
等退次魏縣德宗幸奉天中使告問至諸將皆仰天慟
哭李懷光席卷奔命馬燧李芃各引兵歸鎮朱泚既汙
宮闕李希烈陷大梁李納亦反鄆州無何帝行幸梁州

李懷光又竊據河中抱真獨於擾攘傾潰之中以山東

三州外抗羣賊内輯軍士羣賊深憚之

册府元龜卷三百七十三

册府元龜卷三百七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忠第五

唐戴休顔為鹽州刺史奉天之難休顔以所部蕃漢三千號泣赴難及車駕甫幸梁洋留守奉天及李懐光叛據咸陽使誘休顔休顔集三軍斬其使嬰城自守懐光大駭遂自涇陽夜遁尋拜檢校工部尚書奉天行營節

度使

韓游瓌為李懷光部將掌兵在奉天懷光反於河中乃與游瓌書約令為變游瓌密奏之翌日懷光又使趣之游瓌復奏聞數日懷光又使趣游瓌為門者所捕懷光且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當避縁是帝遽幸梁州游瓌退於邠寧殺懷光畨後張昕以邠州從順正授邠寧節度使

楊懷賔楊朝晟父也朝晟為李懷光左廂兵馬使懷光

反於河中朝晟被脅在軍德宗幸梁洋韓游瓌退於邠寧懷光以嘗在邠寧廹制如屬城以賊黨張昕在邠州總後務昕懼難作乃大索軍資徵卒乘約明潛發歸於懷光時懷賓為游瓌將夜後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游瓌即日使懷賓奉表聞奏帝召勞間授兼御史中丞間諜至河中朝晟聞其事泣告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合誅戮不可主兵矣懷光遂繫之及諸軍進圍河中韓游瓌營於長春宮懷賓身當戰伐懷光平帝念其忠俾副元帥渾

瑊特原朝晟因為㳺瓌都虞候時父子同軍皆為開府賓客御史中丞

李晟為神策軍兵馬使討朱滔於范陽徳宗居奉天詔晟赴難晟聞命西向而哭趣軍將行時義武軍間於朱滔王武俊倚晟為重不欲晟去數為計以沮止晟軍晟謂將吏曰天子播越於外人臣當百舍一息死而後已張義武欲沮吾行吾當以愛子為質選良馬以啗其意乃留子憑以為婚義武軍有大將為張孝忠委信者

謂晟晟乃解玉帶以遺之因曰吾欲西行願以為别因
陳赴難之意受帶者果德晟乃諫孝忠勿止晟晟得引
軍踰飛狐師次代州詔加晟檢校工部尚書神策行營
節度使李懷光叛德宗在梁州晟大將張少弘自行在
傳口詔授晟為左僕射平章事以安衆心晟拜哭受命
且曰長安宗廟所在為天下本若皆扈蹕誰復京師乃
浚隍壁繕兵馬以誅泚興復為已任後渾瑊部將上官
望自間道懷詔書加晟檢校右僕射兼河中尹河

中晉絳慈隰節度觀察使益實封三百户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觀察招討使晟受詔流涕因上表請帝駐蹕梁州繫億兆之心圖剪滅之勢儻陛下規小捨大作都岷峨人心少去武力謀臣無復施矣晟之鎮鳳翔也謂賓介曰魏徵能直言極諫致太宗於堯舜之上真忠臣也僕忻慕之軍司馬李叔度對曰此搢紳儒者之事非勲德所宜晟斂容曰行軍失言傳稱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備位將相心有不可

忍而不言豈所謂有犯無隱知無不為者乎是非在人主所擇耳叔度慙而退晟後罷兵權朝謁之外罕有過從有通王府長史丁瓚者亦為張延賞所排心懷怨望乃求見晟言事且曰太尉功業至大猶罷兵權自古功高無有保全者國家儻有變故瓚願備左右狡兎三穴盍蚤圖之晟怒曰爾安得不祥之言遽執瓚以聞

王虔休本名延貴貞元中為澤潞都虞候節度使李抱真卒裨將元仲經等議立抱真子緘軍中擾亂虔休正

色告於衆曰軍州是天子軍州將帥閼合待朝命何乃云云出異意軍中服從其言繇是竟免潰亂

程日華少為易定張孝忠牙將孝忠令知滄州事幽州朱滔合鎮兾王武俊謀叛二盜迭欲取滄州多遣人遊說又加兵攻圍日華俱不聽從乗城自固久之德宗深嘉之拜日華滄州刺史

韓弘貞元中代劉全諒為汴州節度使先是陳許節度使曲環卒淮西節度使吳少誠將併有其地遂以兵寇

許州求援於全諒全諒館其使會全諒卒弘初受寵命喜而效順即斬其使以聞發兵三千助禁軍以討少誠張奉國本名子良貞元末為徐州兵馬使張愔之難子良以其衆千餘奔於浙西團練使王緯表加兼御史中丞仍厚撫其軍士牙門百職子良必兼歷焉元和二年秋節度使李錡叛命遣子良以兵三千收宣州子良乃與錡甥裴行立及大將田少卿李奉仙等密約圖錡反戈圍城大呼錡計窮縋下生致闕庭子良殺其餘黨遂

平浙右憲宗追赴京師親自褒慰擢為右金吾將軍兼御史大夫改名奉國賜第室良田

劉澭貞元末為隴右經畧使暨順宗寢疾傳位於憲宗稱太上皇有山人羅令則自京詣澭妄搆異説凡數百言皆廢立之事且矯太上皇詔請兵於澭澭立命繫之鞫得奸狀令則又云其之黨多矣十月徳宗山陵約此時伺便而動澭械令則驛表上聞詔付禁軍按問其黨與皆杖死澭復請自領兵譏𨺚武以備非常詔不許遣

中使以名馬金玉繒錦錫之復錄其功號其軍額曰保義

范希朝為鎮武節度使貞元末累表請脩覲時節將不以佗故自述職者惟希朝一人德宗大悅既至拜檢校右僕射兼右金吾衛大將軍

劉濟為幽州節度使兩河擅自繼襲者尤驕蹇不奉命惟濟最務恭順朝獻相繼元和四年詔討王承宗諸軍未進濟獨率先以前軍擊破之生擒三百餘人斬首千

餘級獻逆將於闕優詔褒之又為詩四韻上獻以表忠憤之志

張茂昭為義武軍節度使元和四年王承宗叛詔河東河中振武三鎮之師合義武軍為恒州北道招討茂昭創廩廄開道路以待西軍屬正月之望軍吏請曰舊例上元後三夜不止行不闔里門令外道兵馬至請如軍令茂昭曰河東等三道官軍也焉得言外道邪一如舊例自禄山之亂兩河繼為阻命之地茂昭表請舉族歸

闕以首率等夷隣封遊説者萬端而其志堅决累上疏
求代帝許之命左庶子任簡迪為其行軍司馬乘驛赴
之即以兩郡之簿書管鑰符印全付簡迪遣其妻季氏
及男克讓克恭等先馬將行戒之曰使爾曹侍親出易者
庶後之子孫不為風俗所染吾無恨矣時五年冬也道
拜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充河中晉絳磁隰等州節度觀
察等使
田弘正初名興為魏博衙内兵馬使及田季安病篤其

子懐諫㓜騃乃召興署以舊職季安卒懐諫委政於家僮蔣士則措置不平人情不悦咸曰都知兵馬使田興可為吾帥也衙兵數千人詣興私第陳情興拒門不出衆呼譟不已興出衆環而拜請入府署興頓仆於地久之度終不免乃令於軍中曰三軍不以興不肖令主軍務欲與諸君前約當聽命否咸曰惟命是從興曰吾欲守天子法以六州版籍請吏勿犯副大使可乎皆曰諾是日入府視事殺蔣士則十數人而已翌日具事上聞

憲宗嘉之以為魏博節度使賜名弘正弘正既受節鉞乃上表曰臣聞君臣父子是謂大倫爰立綱紀以正上下其或子為不子臣為不臣覆載莫可得而容幽明所宜共殛者也臣家本邊塞累代唐人從乃祖乃父以來沐文子文孫之化臣幸因宗族叠列偏裨空馳戎馬之鄉不覩朝廷之禮惟忠與孝天與臣心嘗思奮不顧生以身殉國無繇上達私自感傷豈意命偶昌時事緣艱故白刃之下謬見推崇天慈遽臨免書罪戾朝章洊及

仍忝旌旄錫封壤於全藩列崇班於八座君父之恩已極絲毫之效未申所以靦厚知羞低徊自愧是知功勞所著必候危亂之時儆倖之來却在清平之日循涯揣分冐寵為憂伏以自天寶以還幽陵肇禍山東奥壤悉化戎墟雖外一車書而内懷梟獍官封代襲刑賞自專國家含垢匿瑕垂六十載臣每思此當食忘味若稍假大軍得奉神筭兼弱攻昧扺亢擣虛竭鷹犬之資展擒獲之用導揚和氣洗滌偽風然後退歸丘園以避賢路

臣懷此志陛下察之又臣每在軍中多居偏鎮每遇奇
計心實親之有布衣崔懽結茅王屋但茹松柏不雜風
塵與臣周旋頗有年歲自臣受命惠然肯來臣遂請攝
節度叅謀俾之奏事臣胸襟所蓄書不盡言實冀因人
紓其積憤臣不勝感恩戴荷懇苦之至謹差攝節度叅
謀王屋山人臣崔懽謹奉表陳奏以聞憲宗優詔褒美
先是河北不申吏員興乃奏管内州縣官二百五十三
員内一百六十三員見差官假攝九十員請有司注擬

從之

烏重胤為潞州諸將會盧從史奉詔討賊常懷異志潛與王承宗通連吐突承璀以神策軍行營與從史對壘將圖之重胤通其謀竟縛從史於帳下時重胤職總牙門是日戒嚴其軍莫敢動者事聞朝廷擢重胤自都將撫州左司馬拜懷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河陽三城節度

李光顔為忠武軍節度使元和中徵天下兵環申蔡而討吳元濟詔光顔以本軍獨當一面連破賊衆韓弘為

汴帥驕矜倔彊嘗倚賊勢索朝廷姑息耳惡諸將士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數百萬命使者送遺冀光顏一見悅惑而怠於軍政也使者即齎書先造光顏壘曰本使令公德公私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謹以候命光顏曰今日已暮明旦納焉詰朝光顏乃大宴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

光顔乃於座上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顔離家室久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顔受國恩深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背棄妻子蹈白刃光顔柰何獨以女色為樂言訖涕泣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縑帛酬其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回乃謂使者曰為光顔多謝令公光顔事君許國之心死無二矣自此兵衆之心彌加激勵

李吉甫元和中為淮南節度使在揚州每有朝廷得失

軍國利害皆密疏論列

嚴綬為河東節度使元和中楊惠琳叛於夏州劉闢叛命綬表請出師討伐悉選精銳付其將李光顏討賊

李鄘元和中為淮南節度使及王師征淮夷鄲寇李師道表裏相援鄘發楚壽等州二萬餘兵壓賊境日費甚廣未嘗請於有司

李夷簡元和中為襄陽節度使先是貞元中淮西阻兵詔以漢西實當控壓遂移江西兵五百人戍襄陽調給

仰於度支其後逃死且盡而歳不減夷簡請曰人臣以誠事君當在無隱循舊專利孰云不欺乃以其事上聞歸之於有司

王承元成德軍節度使承宗之弟元和中承宗奏承元兼監察充鎮冀深趙觀察度支使承元年未及冠勸承宗以二千騎佐王師平李師道十五年承宗卒未發喪大將謀取帥於旁郡時叅謀崔燧密與握兵者謀乃以祖母涼國夫人之命告親兵及諸將使拜承元承元拜

泣不受諸將請不已承元曰天子使中貴人監軍有事
盍與議也及監軍至因以諸將意賛之承元謂將曰公
不忘先德不以承元蓋少且使領軍承元欲效忠於國
以奉先志諸公能從之乎諸將許諾遂於衙門都將所
理事約左右不得呼留後事大小必參決於監軍密疏
請帥詔授檢校工部尚書鄭滑節度觀察使時隣境或
以兩河近事諷之承元不聽諸將亦悔及起居舍人柏
者齎詔至宣朝廷之命兵士或拜或泣承元與柏耆於

館中復召諸將坐語諸將益號泣喧譁承元曰諸公以先人之德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奉詔遲留不去即罪矣前者李師道未破時議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止之他日殺師道亦諸將也今公輩復欲為師道之事乎敢以拜請遂拜諸將諸將皆泣涕不能對承元乃盡出家財籍其人以散之酌其勤者擢之部將李寂等數十人固留承元承元斬寂等軍中始定承元出鎮州時年十八所從將吏有具器用貨幣而行者承元悉使留之

承元昆弟及從父昆弟因為郡守者四人登朝者四人從事將校有勞者皆擢用未幾改鄜坊丹延節度觀察等使便道請覲穆宗深器之數召顧問又改授鳳翔隴州節度觀察等使

劉總元和中為幽州節度使總累代據有燕薊軍中食其恩而未嘗承朝廷命長慶元年總以幽州歸朝為兵士遮留總殺其首謀十餘輩夜委兵符於監軍判官從間道去遲明軍中方覺

李遜為陳許節度使長慶初穆宗方鋭意討賊諸道發兵例於度支貸借惟遜出兵率先諸道賞賜犒設備於當軍朝論美之

田布長慶元年為涇原節度使其秋鎮州兵亂布父弘正被殺朝廷以李愬疾不能軍無以扞庭湊之亂且以魏州田氏舊衆乃疾徵布使起復為之節度仍遷檢校工部尚書詔布乘急傳之鎮布喪服居堊室去節旌導從之飾及入魏州處喪視事動皆得禮其禄俸月入百

萬一無所取又籍魏中家之舊產無巨細計錢十餘萬貫皆出之須齎軍士乃選其將史憲誠為先鋒兵馬使以憲誠前出已麾下必能輸竭故盡以精銳付焉是時屢有中使齎急詔促其進兵至十月布遂以全軍三萬七千出抵賊之冀州南宮縣十一月進軍下賊二栅而魏人怯於格戰且以寒雪饋餉不給師無鬬志憲誠故常懷二心從而間之俄有詔分布軍與李光顔合勢東救深州其衆因大潰多為憲誠所有布提兵八千以是

月十日還魏州十一日會諸將復議出師而將卒益驕情皆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之若使戰皆不能也布自度其下終不為用歎曰功無成矣即日密表陳軍情且稱遺表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顔元翼不然者義士忠臣皆為河朔屠害奉表號哭拜其從事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刃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絶時議以布才雖不足能以死謝家國心志决烈得燕趙之古風

云

牛元翼本趙人代為鎮州將校王承宗叛命之際元翼甞為謀主數將兵拒王師後王庭湊殺田弘正朝廷以元翼本與庭湊等列遂用為節度時元翼在深州為庭湊所圍轉急後與數騎突圍而出詔以為襄州節度使庭湊於後庭殺深州將士其中大將十六人判官一人本與元翼同休戚一旦皆被殺元翼悲咤慷慨而卒其所賜宅僮馬等並遺表進之

李載義長慶中為幽州裨將時節度使朱克融死其子延嗣竊襲父位不遵朝旨虐用其人載義遂殺延嗣數其罪以上聞敬宗嘉之拜檢校戸部尚書封武威郡王充幽州盧龍等軍節度觀察等使未幾李同捷據滄景以要襲父爵載義上表請付同捷以自效帝嘉其誠懇特加檢校右僕射累破賊軍以功加司空又奏故節度使張弘靖賓吏家屬凡一百九十人今並送赴京闕初弘靖立節范陽及軍亂被拘其副介以下多見戕害妻

女輩從而拘繫既而朱克融彊邀符節復留之不遣至
載義去逆效順盡歸其孥至於臧獲下輩一無所留
殷侑為天平軍節度鄆曹濮觀察等使自元和末收復
李師道十二州分為三鎮朝廷務安反側征賦所入盡
留贍軍貫緡錢帛不入王府侑以軍賦有餘賦不上供
非法也乃上表起太和七年請歲供兩稅榷酒等錢十
五萬貫粟五萬石詔曰鄆曹濮等州元和以來地本殷
實自分三道十五餘年雖頒詔書竟未供賦殷侑承兵

戈之後當歉旱之餘勤力奉公謹身守法纔及周歲以致阜安而又體國輸忠率先入貢成三軍奉上之志陳一境樂輸之心尋省表章良用嘉歎尋就加檢校右僕射

王景崇廣明中為鎮州節度使時僖宗西幸屈節偽廷者十三四景崇斬其賊使梟首於市時有邸吏齋偽詔至斬之因馳檄藩鄰奔問行在都統王鐸有徵要者必竭利器竒貨駿蹄以助之繇是赴難者爭先每議及國朝

宗廟陵園未嘗不淒然慷慨
梁王師範初仕唐天復元年為青州節度使其年冬李
茂貞刼遷車駕幸鳳翔韓全誨矯詔加罪於太祖令方
鎮出師赴難詔至青州師範承詔泣下曰吾輩天子藩
籬君父有難畧無奮力者彊兵自衛縱賊如此使上失
守宗祧危而不持是誰之過吾今日成敗以之乃發使
通揚行密遣將劉鄩襲兖州别將襲齊棣時太祖方圍
鳳翔師範遣將張居厚部輿夫二百言有獻於太祖至

華州東城守將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輿視之乃兵仗也居厚等因大呼殺敬思聚衆攻西城時崔裔在華州遣部下閉關距之遂遁去是日劉鄩下兖州河南數十郡同日發太祖遣朱友寧討之

孫揆大順元年除昭義軍節度使以本軍取刁黄嶺路赴任太原將李存孝偵知之引騎三百伏於長子縣崖谷間揆建衙持節褒衣大蓋擁衆而行存孝突出谷口遂擒揆及中使韓師範并將校五百人存孝械揆等以

組練繫之環於潞州遂獻於武皇武皇謂揆曰公縉紳
之士安然徐步可至達官何用如是揆無以對令繫於
晉陽獄武皇將用為副使使人誘之揆言不遜遂殺之
趙凝唐末為襄州節度使弟明為荊南留後是時唐室
微弱諸道常賦多不上供惟凝昆仲雖彊據江山然盡
忠唐室貢賦不絕太祖將期受禪以凝兄弟並據藩鎮
乃遣使先諭旨焉凝對使者流涕答以受國恩深豈敢
隨時妄有他志使者復命太祖大怒天祐二年秋七月

遣楊師厚率師討之凝以兵數萬逆戰大為師厚所敗乃燔其舟單舸泝漢遁於金陵後卒於淮南

牛存節開平四年為鄆州節度使夏中病渴至痟屬河北用軍末帝令率軍屯陽留以張大劉鄩之勢存節忠憤彌篤未嘗言病料敵治戎旦夕愈勵病革詔歸汶陽翌日而卒將終屬其子知業知讓等以忠孝言不及他深為時所重而木彊忠厚有賈復之風

楊師厚為魏博節度使時庶人友珪簒逆末帝將圖之

遣使謀於師厚師厚深陳款效且托書於侍衛軍使袁象先及主軍大將又遣都指揮使朱漢賓率兵至滑州以應禁旅友珪既誅末帝即位於東京首封師厚為鄴王加檢校太師中書令

王彥章為澶州刺史先鋒馬步都指揮使貞明五年三月朝廷議割魏州為兩鎮慮魏人不從遣彥章率精騎五百人入鄴城駐於金波亭以備非常是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作亂首攻彥章於館舍彥章南奔七月晉人攻

陷澶州彦章舉家陷没後唐莊宗遷其家於晉陽待之甚厚遣細人間行誘之彦章即斬其使以絶之後莊宗至鄆州彦章為唐將李紹奇所擒一云為夏魯奇所擒彦章恃其麄暴每謂人曰晉王鬬鷄小兒彼何足畏至是見擒素憐其勇悍欲全活之令中使宣詔慰撫欲觀其心對曰臣比自匹夫朱氏拔擢位居方面與皇帝十五年抗衡今日兵敗力窮罪有常分皇帝縱垂矜宥臣何面目見人𡖖鼓狥師得死為幸帝令林舁隨軍至任縣彦章言

所傷楚痛因乞遲留遂令斬之一云莊宗欲留之彥章曰安有為將無相朝事梁而暮事晉臣所不為也得就鈇鉞甘之如薺莊宗知不可屈遂殺之以成其志

後唐薛志勤為武皇河東右都押衙先鋒右軍使從武皇救陳許平黃巢武皇遇難於上源驛汴將楊彥洪連車樹柵遮絶巷陌時騎從皆醉宴席既闌汴軍四面攻傳舍志勤虓勇冠絶復酒膽激壯因獨登驛樓大呼曰朱僕射負恩無行邀我司空圖之吾三百人足以濟事因彎弧發射矢無虛發汴人斃者數十志勤私謂武皇

曰事急矣如至五鼓吾屬無類矣可速行因扶武皇而去雷雨暴猛汴人扼橋志勤以其屬血戰擊敗之得侍武皇還營

史敬思為武皇先鋒都督從入關破黃巢安三輔平陳蔡敬思嘗為騎將挺身酣戰勇冠三軍當武皇上源之難敬思方大醉從者喻之蹶然而起登驛樓控弦射賊矢不虛發汴賊橫屍樓下既而遇雨解圍翼武皇登尉氏門敬思逃墜擁門故陷賊武皇還營流涕久之

苻習為義寧軍節度使有器度性忠壯自莊宗即位沿河戰守習常以本軍從心無顧望諸將服其為人

石君立初隷李嗣昭為牙校歷典諸軍嗣昭出征常為前鋒天祐十七年將兵屯德勝時汴軍自滑州轉餉以給楊村砦莊宗親率騎擊虜深入虜騎圍之數十重良久不解嗣昭號泣赴之與立翼莊宗而還

裴約為潞州節度使李嗣昭卒子繼韜據昭義叛同光元年莊宗遣李紹斌以甲士五千援澤州初繼韜叛歸

賊庭也約以兵戍澤州召州民泣而諭之曰予事先君
已餘二紀每見分財享士志在平讐不幸薨没壯心不
遂今郎君不臣定覆家族父喪未葬違背君親縱然賊
首開懷久遠終被誅滅予可剸刃自殺不能送死與人
衆皆感泣服其忠義偽梁以董璋為澤州刺史率衆攻
城約拒守間道告急帝知其言善謂諸將曰朕與繼韜
何薄裴約何厚裴約能分逆順不附賊黨嗣昭一何不
幸生此鴟梟乃顧謂李紹斌曰爾識機便為我取裴約

來朕不藉澤州彈丸之地紹斌自遼州進軍未至城陷約被害帝聞嗟痛久之

李存審為橫海軍節度使天祐十三年冬存審破楊劉進營麻口為都營使築壘以拒汴人時莊宗勇於接戰每以輕騎嘗賊遇窘數四存審凌旦俟其出必叩馬泣諫曰王將復唐宗社宜為天下自愛搴旗挑戰一劍之任無益聖德請責效於臣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雖不武敢不代君之憂帝即時迴駕

張全義初仕梁為天下兵馬副元帥莊宗至雒言事者以梁祖與我世讐宜斲棺燔柩全義獨上章申理議者嘉之

周德威性忠孝感武皇獎遇常思臨難忘身乾寧中為鐵林軍使從武皇討王行瑜有功移内衙軍副及莊宗初立德威外握兵柄頗有浮議内外憂之德威既至單騎入謁伏靈柩哭哀不自勝繇是羣情釋然後以功授盧龍軍節度使時天祐十五年下楊劉城莊宗大悦諸

將渡河趨汴徵德威進師討之將起德威以為不利深入是夜鎮星犯文昌上將臨戰德威軍為輜重所擾父子躍馬出與賊數百騎血戰而死帝會諸將相向流涕曰不聽老將之言竟至破敗父子俱沒深所悲惜命以喪歸晉陽帝即位追贈太師

李存賢為慈州刺史天祐十八年莊宗令將兵援河中十九年賊將段凝率衆五萬營於臨晉將寇河中蒲人物議同異咸欲歸汴奸人間於存賢云河府兵欲殺子

以歸梁存賢曰予奉君命來援死王事無恨尋汴兵亦退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在梁時經事董璋長與初率兵千人戍閬州璋叛領衆攻閬州璋密令人誘洪洪以大義拒之及璋攻城洪悉力拒守者三日禦備既竭城陷被擒璋謂曰爾頃為健兒繇吾奬拔至此吾書誘諭投之於厠何相負耶洪大駡曰老賊爾為天子鎮帥何苦反耶爾既孤恩背主吾與爾何恩而云相負爾為李七郎

奴掃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無盡今明天子付與茅土
貴為諸侯而驅徒結黨圖為反噬爾本奴才則無耻吾
忠義之士不忍為也吾可為天子死不能與人奴苟生
璋怒令軍士十人持刀刲割其膚燃鑊於前自取啗食
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之泣下置洪二子於近衛給
賜甚厚
王思同閔帝應順元年為京兆尹兼西京留守時潞王
鎮鳳翔與之隣境及潞王不稟朝旨致書於秦涇雍梁

邠諸帥言賊臣亂政屬先帝疾篤謀害秦王迎立嗣君自擅權柄以至殘害骨肉揺動藩垣懼先人基業忽焉墜地故誓心入朝以除君側事濟之後謝病歸藩然藩邸素貧兵食俱困欲希國士共濟艱難乃令小伶安十十以五紘謁見思同因勸諫諷又令軍校宋審温者請使於雍若不從命即獨圖之又令推官郝詡府吏朱延乂以書檄起兵會副部署樂彦稠至方宴而岐使適至乃縶之於獄彦稠請誅審温拘送詡赴闕時思同已遣

其子入朝言事朝廷嘉之乃以思同爲鳳翔行營都部署起軍營於扶風三月十四日與張虔釗會於岐下梯衝大集十五日進攻東西關城城中戰備不完然死力禦扞外兵傷夷者十二三十六日復進攻其城潞王登陴泣諭於外聞者悲之張虔釗性褊詰旦西面用軍與都監皆血刃以督軍士軍士齊詬反攻虔釗虔釗躍馬避之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引軍自西門先入降從珂而思同未之知猶督士登城俄而嚴衛指揮使尹暉呼

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軍士解甲棄仗之聲振動天地日午亂軍畢入涇州張從賓邠州康福河中安彥威皆遁去十七日思同與藥彥稠萇從簡俱至長安劉遂雍閉關不內乃奔潼關二十二日潞王至昭應前鋒執思同來獻王謂左右曰思同計雖乖於事然盡心於所奉亦可嘉也顧謂趙守均曰思同爾之故人可行逆之於路達予撫慰之意思同至潞王讓之曰賊臣傾我家國殘害骨肉非予弟之過我起兵岐山蓋誅一

二賊臣耳爾何首鼠兩端多方誤我今日之罪其可逃乎思同曰臣起自行間受先朝爵命擁旄仗鉞累歷重藩終無顯效以答殊遇臣非不知攀龍附鳳則福多扶衰濟弱則禍速但惟瞑目之後無面見先帝釁鼓膏原釁囚之常分也潞王為之改容徐謂之曰且宜憩歇潞王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耻見其面屢啓於劉延朗言思同不可留慮失士心又潞王入長安時尹暉盡得思同家財及諸妓女故尤惡思同與劉延朗亟言之屬潞

王醉不待報殺思同并其子德勝潞王醒召思同左右報已誅之矣潞王怒延朗累日嗟惜之

趙鳳為荆州節度使明宗厭代潞鄂搆難俄聞鄂王出奔鳳流涕集賓佐軍校曰主上播遷渡河而北吾輩安坐不赴奔問於理可乎軍校曰惟公所使尋聞王弘贄殺鄂王左右留王衛州又得清泰檄書而止

張敬達末帝清泰中從晉高祖為北面兵馬副總管仍屯兵鴈門末幾晉高祖建義末帝詔以敬達為北面行

營都招討使仍便委引部下兵圍太原以定州節度使楊光遠副焉尋統兵三萬營晉安鄉末帝自六月有詔促令攻取敬達設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使工者運其巧思窮土木之力時督事者每有所為城柵則暴風大雨平地水深數尺而城柵摧墮竟不能合其圍九月契丹軍至張敬達大敗晉高祖與番衆期迫一夕而圍合自晉安營南門之外長百餘里濶五十里布以氈帳用毛索懸之銅鈴而部伍多備犬以備警急營中嘗有夜遁

者出則犬吠鈴動跬步不能行焉自是敬達與麾下雜部曲五萬人馬萬匹無豨四奔但見穹廬如岡阜相屬諸軍相顧色如死灰始則削木篩糞以飼其馬日望末帝救軍及馬漸羸死則與將士分而食之馬盡食殫副將楊光遠次將安審琦知其不濟勸敬達宜早降以求自安之計敬達曰吾受恩明宗位歷方鎮主上授我大柄而失律如此已有愧於心也今救軍在近旦暮雪耻有期諸公何相迫邪待勢窮則請殺吾攜首以降亦未

為晚光遠與審琦知敬達意未決恐坐成魚肉遂斬敬達以降末帝聞其歿也愴慟久之北主戒其部曲及漢之降者曰為臣當如此人乃令部人收葬之

晉萇從簡初仕後唐為金州刺史閔帝應順初舉軍討鳳翔從簡亦預征行軍變乃東還道遇張廷蘊為廷蘊所縛送於潞王潞王數之曰人皆歸我汝何偏攻我城而背我也從簡曰事主不敢忘今日死生惟命是聽潞王釋之

張朗初為代州刺史又改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高祖建義於太原遣使以書諭之朗曰為人臣而有二心可乎乃斬其使

高漢筠仕後唐為金吾將軍清泰末高祖建義朝廷詔遣晉州張敬達屯於太原委漢筠巡撫其郡俄以漢筠為契丹所敗敬達繼死之節度副使田承肇率部兵殺閤門使王彦通於公館次攻漢筠於府署漢筠乃啓關延承肇謂曰僕與子俱承朝寄而相迫何甚承肇曰我

欲扶公為節度使漢筠曰老夫耄矣不敢首為亂階死生任子籌之承肇目左右令前諸軍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不可枉殺肇以衆意難拒遂謝云與公戯耳漢筠遂促騎以還高祖入雒飛詔徃徵遇諸途及入覲高祖曰朕恐倉卒之際濫致傷害今見卿面深所喜也尋遷左騎衛大將軍内客省使

馬全節授鎮州節度使屬契丹侵軼封疆加之蝗旱國家所徵發全節朝受而夕行治生餘財必充貢奉

皇甫遇為河陽節度使少帝即位赴闕開運二年北騎南寇遇戰於鄆州北津大捷敵溺死者步騎數千人以功領節滑臺三年蕃將率衆屯邯鄲遇與騎將安審琦慕容彦超禦之遇渡漳河敵前鋒大至遇引退轉鬬二十里至鄴南榆林店遇謂審琦等曰彼衆我寡走無生矣遂自辰及未血戰百餘合所傷甚衆遇所乘馬中鏑而斃遇有紀綱杜知敏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顧杜知敏已為敵所獲謂彦超曰知敏倉皇之中以馬

援我義也安可使陷戎賊中遂與彥超躍馬取知敏而還胡騎壯之俄而生軍復合遇不能解時審琦已至安陽河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未至必為敵騎所圍若不急救則成擒矣從恩曰敵原至衆無以枝梧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與之俱死假令賊不南來失此一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赴之敵見塵起謂救軍併至乃引去遇與彥超中數鎗得還時諸軍歎曰三人皆猛將也朝廷累加至檢校太

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敵復至從杜重威營滹水重威送欵遇不與其議及降心不平之時耶律氏欲遣遇先入汴辭之推張彥澤督其行遇私謂人曰自我身荷國恩位無將相既不能死於軍陣何顏以見舊主更命圖之所不忍也明日行及趙郡平棘縣遇泊其公舍顧從者曰我已信宿不食疾甚矣主辱臣死無復南行因絶吭而殞遠近聞而義之

周王重胤初仕後唐莊宗為廳直將從征河上管契丹

直帝有急難力救解之

冊府元龜卷三百七十四